

國內郵資已付
台北23支
郵局
許可證
北台字第14397號

臺大教育實習輔導通訊 季刊

Newsletter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2417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6533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發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 發行人：傅昭銘 總編輯：徐式寬 執行編輯：康杏如 編輯小組：符碧真、王秀槐、田芳華、洪承宇、許育萍、余品嫻、蘇心慧、王麗媛、孫立君、張境庭
電話：(02) 3366-5719 (代表號) 傳真：(02) 2362-1820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網址：<http://www.education.ntu.edu.tw> 印刷廠：永光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芬蘭 見習誌

以教育為主題的田野觀察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王秀槐 教授

為了拓展同學的視野，了解國際教育趨勢，本中心向教育部申請了“世界標竿，芬蘭探秘”國外教育見習的計畫，2019年8月底由我帶領12位同學赴芬蘭進行教育見習。身為這次活動的帶隊老師，我從行前培訓就陪伴同學，從英語的臨場練習，到探索主題的發想，同學都保持著好奇興奮的心情，踏上這次芬蘭教育“探秘”之旅。這次“探秘”之旅的行程包括四所不同類型中學的參訪，赫爾辛基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的專題，教育創新機構的參觀，芬蘭文化的探索體驗，內涵非常緊湊豐富。同學最後針對自己有興趣探索的主題，包括：芬蘭閱讀教育如何做？芬蘭人英文為何學得如此好？芬蘭新課綱與我國108課綱有何異同？芬蘭特殊教育有何特色？等等，完成了多元豐富的報告，收穫豐盛。其中許明智同學更進一步將他對芬蘭教育、社會、文化的觀察，撰寫成札記一篇。用細膩的觀察、鮮明的圖像、深刻的思考，帶領讀者一窺芬蘭教育的奧秘，非常值得一讀(大推！)。

在歸途之後，我不斷回憶起這趟旅途。在這短短的兩週裡，我闖入芬蘭的日常，試圖從教育的層面，來詮釋眼前所見的社會現象。若要替芬蘭人寫一部民族誌，會發現其實有些重要的概念是密切相關的。

作為一個初步的記錄者，我只能暫時以這些現象的描述，以及社會、歷史文化脈絡的爬梳，來串聯起「信任、公平（也同時是重視差異）與幸福快樂」的芬蘭人圖象。期許這些一萬字的微光，有機會在未來，照亮臺灣教育的路途。

（一）信任

出發前讀了一些人類學導論書籍，如《歡迎光臨人類學》、《人類學家的我們、你們、他們》，試圖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 許明智師資生 2019.8.23-2019.9.7
讓自己化身為小小人類學家。同時，也搭配著幾本民族誌實例，從臺灣當地基隆的《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到國外在地人的參與觀察《我是一個媽媽，我需要柏金包！：耶魯人類學家的曼哈頓上東區臥底觀察》，還有異國視野下的日本《菊花與劍：日本文化的雙重性》。藉由一些不同的觀看角度，我仔細揣摩著人類學家如何在充滿他者的社會中，深描文化的輪廓。

此次抵達芬蘭，也想嘗試打開五感，體驗人類學式的深度見習。幸運的是，若我們從教育——這個培養文化的重要管道，更能快速地一窺芬蘭的特色。

• 以信任為基礎

人類學家抵達異地時，文化衝擊總成為改變視角的燃點。如果說，抵達芬蘭時最大的文化衝擊，應該是在發現他們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不太需要驗票的時候。

在北歐，基本上一張信用卡就可以玩遍。在搭乘芬蘭的交通工具，也只需要事先在手機上註冊信用卡來買票。但上輕軌或火車時，完全不需要刷卡，也沒有人會來檢查（目前唯一只有一些長途公車會驗票，因為大家都從前門上車）。換言之，如果沒有買票的話，也是可能搭乘交通工具的。



（接下頁續）

本期內容介紹：

「芬蘭見習誌—以教育為主題的田野觀察」特輯

事實上，由於網路的問題，第二天到市中心時，同行的幾個朋友就沒辦法買票，車上甚至也不能買票。令人驚訝的是，從頭到尾都沒有人來檢查。後來，在導遊的解釋中，我們才明白，共築芬蘭文化的「信任」，確實是隱含在日常當中。

此外，就算是在外國旅客充斥的旅館，也得以見到這個特色。像是洗衣服，我們必須花費5歐元，得到一張密碼紙與洗衣精，才能進入地下室來洗衣服。此時，我與同行的友人都想到，如果我們一團人只買這張密碼紙，但全部的人都去使用洗衣機呢？隔天，另外兩個人再付5歐元，得到的是寫著一樣密碼的紙條。

原來，在芬蘭人的認知當中，信任就是這麼簡單。不需要過多猜疑，或預防可能會發生的事情。而這些價值觀，可能是從教育中獲得的。在他們的基礎教育結束後，學生需仰賴在校成績來決定就讀的中學。我們一行人都質疑，不會有不公平的批評嗎？但多數講者與老師都回覆：「芬蘭的師生、家長都是彼此信任的」。也因此，在信任的基礎之下，這樣的制度已行之有年。

在赫爾辛基的兩週，我們不斷搭乘著輕軌與火車，來感受屬於這個城市的獨特脈動。在許多預設的步伐背後，會發現這是座由「信任」緊密包裹起的都市。安靜沉默，不會過度熱情，但心底總能存放著，一片晴朗乾淨的天與海。

（二）公平

從天與海出發，我們體驗到存於芬蘭人心中的信任基礎。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若我們從山的視野出發，會發現與「信任」概念相繫的，還有「公平」。

為什麼以山為隱喻呢？事實上，在這趟芬蘭之行中，我發現即使是健行者喜愛的努克西奧國家公園，都沒有過於陡峭的路線。對照地形圖會發現，相較於高山層巒的臺灣，千湖國芬蘭的地勢非常平坦。

站在湖濱路線居高臨下時，一群人背著登山包路經。其中是一個成年男子，帶著一群青少年與兩個孩童。其中膚色、年齡都不盡相同，卻替整個路途增添許多歡笑聲。

或許，這就是日常微觀中的公平縮影吧。

●沒有資優教育

提到教育層面的公平，我們可能會先聯想到入學制度與特殊教育。

前者在芬蘭的中學升大學的階段，需要經歷一個名為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的考試。這不同於我們的學測，而是一個全國性的畢業考。考生除了母語與第二外語外，還要至少從十六科（歷史、哲學、宗教、數學、生物等等）中選擇兩科以上。以這個成績申請大學，再通過各個大學的招生考試。

雖然芬蘭的學生仍有考試壓力，只不過他們的考科多元，且跟高中自己所選擇的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習習相關。加上一一年舉辦兩次，相對於一試定終身的臺灣而言，並沒有那麼可怕。整體來說，學生得以用自己的優勢來應試，也避免一個標準化的考試科目，對於不同背景的學生而言，不需要為了「和他人一樣」而花費心力。

而在特殊教育的部分，最令我們吃驚的是，芬蘭的教授、老師到導遊，都認為芬蘭不強調資優教育。更不可能像臺灣一樣，將資優教育劃入特殊教育的範疇。

相對臺灣「不要輸在起跑點」的信念來說，芬蘭更重視「no student is left behind」，希望投入資源在更多弱勢身上。他們相信，有優勢的學生能自己找到成功的機會，所以傾向提供這些表現優異的學生，一些進階作業，而非設立一個班級來提供資源。


如今，芬蘭的特殊教育系統已經走向融合教育。無論是表現特出的學生，或是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教師多希望讓所有學生都能留在普通班上課。如同我們在一門數學課中，發現一位學生獨自坐在門邊，不時還有情緒失控的行為。然而，班上同學並無過度在意，擔任協助角色的assistant teacher也只是走過去跟他說話，並沒有責備。

下課後，老師告訴我們，那是他自己選擇的，因為他不適合在一群人中學習。事實上，他同時也是教室裡表現較好的學生。

這樣的公平，是建立在相信「每個學生都不同」的概念上。不以單一的標準判定「特殊」，而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試圖共融，最終抵達基礎的公平。



（接下頁續）



在努克西奧國家公園裡漫步時，我不斷想起一本以松茸為隱喻的民族誌——《末日松茸》。作者觀察到，松茸總能自廢墟中重生，在國際化的交易中存活。芬蘭的森林裡似乎也充滿著狀似廢墟的路段。岩石與巨型樹幹叢生，干擾著進步的韻律。是啊，芬蘭的老師與講師多告訴我們，成績與成功，不過是人生眾多目標中的其中之一而已。換言之，「進步」的價值觀，並沒有牢固在他們的腦海中。也是源於這樣的信念，「競爭」之外，還存在著「攜手前進」的可能。

一路上不時撞見的蘑菇，也似乎在訴說著，人們在不斷追求成功的山峰之外，彎下腰，或許還可以找到另一片平坦卻迷人的風景。

（三）幸福快樂

芬蘭的自然景色十分迷人，在這趟旅途中，除了天空、海洋與平坦的領地，同樣迷人的將天空染色的夕陽與雲霞。這片景色，彷彿是幸福與快樂的形象化。

在Gallup的2018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中，芬蘭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然而，冬季的漫漫長夜，卻也造成芬蘭相當高的憂鬱症與自殺率。究竟該如何看待芬蘭人的雙重性格？從信任與平等談來，我們還需要檢視芬蘭教育下的「個體」發展。

●幸福快樂的人生

正如上篇文的數學課例子，芬蘭教育的基礎是以學生為本，讓學生有權利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模式。以特殊教育為例，芬蘭不是讓老師去觀察學生的特殊外在行為，而是讓有需求的學生自行尋求協助。因此，即使你沒有特殊疾病，你仍然可以找尋特殊教育系統的協助。

如此一來，學習不再只是件痛苦的事。雖然只是部分課堂，但在這次的觀察中，芬蘭學生多是蠻參與在課堂的討論與活動當中的。這不僅是因為老師設計的課程，也源於芬蘭教育中「Don't work too hard」的信念。

正如一位中學的校長告訴我們，她並不在意學校的排名，以及學生未來的出路。甚至有些學生過度用功，還會被扣分。比起what they learn，他們更在意how they feel。最終目標是讓每個學生be a complete human，而其他科目對他們而言都是附加的。

也因此，每天只有九點到三點的上課時間，以及放學後沒有補習班的生活，構築了芬蘭的學生生活。即使他們去圖書館，裡頭也不是嚴肅的讀書環境，更多的是讓他們玩耍與探索自我的空間。雖然有作業，但作業量不大，老師也會盡量讓他們在學校完成作業。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他們仍有升學考試，但也並非一試定終身。

這個考試制度，與芬蘭採取形成性評量有關。在學習評量上，像臺灣的學習較多是採取總結性評量

，如期末測驗與國家測驗。但在推廣現象本位教學（Phenomenon-based learning）的芬蘭，我們發現，「學習的過程」比「學習的結果」來得重要。

像是有一堂英文課中，老師發下vocabulary puzzle讓學生填答。在我的經驗裡，老師多是讓我們直接找出答案。但在我觀課的課堂中，老師要求學生要分組，並說出提示，讓對方猜出單字後才能填寫。我發現，無論是分組討論，還是老師的問答，芬蘭的學生多是開心、自願地投入。雖然我們所見的課堂仍是冰山一角，但至少這個國家的教育制度與學習風氣，是適合進行「過程性、動態性」的評量方式的。

從這樣的教育過程來看，當你走在街上，是沒有辦法看見芬蘭人的幸福快樂的。因為那並不是外顯的笑容，也不是可被計算的成就。事實上，他們也不特別重視資優教育。他們所相信的是，與他人交流所建立的信任與公平。換言之，整個社會的信任支持網，加上每個人的不炫耀，才是他們過好每一天的生活態度。憂鬱症固然存在，但當你準備滑落時，整個社會都已經準備接住你，只要你願意。

所以，芬蘭式的快樂，並不是一味追求美麗的夕陽。教育告訴他們的是，失敗是人生途中必經的路途。他們都知道，在漫天的彩霞背後，預告的，都是下個長夜的來臨。

（四）歷史與語言

在芬蘭，能夠享受乾淨無染的天海共生，還有晨光與夕照輪流灑落的平坦大地。在眷戀於彩霞時，我們不能忘記的是，臺灣也有屬於自己的高峰與海岸。同時，兩者天生的自然環境背景就不盡相同，在不同緯度與地形的作用下，連日光的角度、風的濕度，以及雨的氣味都相當不同。



因此，當我們嘗試描繪屬於芬蘭的特色時，不能忽略背後的歷史文化脈絡，以及存於臺灣與芬蘭教育中，各自的獨特屬性。

在參訪的時候，同行的一些人與老師常會以「臺灣應該要學這個」來評論，但豈是那麼容易的？但我們也不能侷限於文化的結構中，而遺忘了人們自身的能動性。不如從歷史溯源，來尋繹其中奧秘。

●關於芬蘭的誕生

在介紹芬蘭教育時，最令我們震撼的是第一天的課程。一位講者勾勒了芬蘭歷史中的重要時刻：從被瑞典統治的600年、隸屬於俄羅斯沙皇統治下的一個大公國，以及1917獨立與隔年的內戰，再談及二戰與蘇聯解體。

面對不斷遞嬗的政權與世界局勢，芬蘭其實很少取得領導地位，甚至連義務教育的推動都是從1968年開始（與臺灣相同）。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讓這個國家能將晚成的教育制度，打造成世界第一呢？

就長遠的歷史來看，頻仍的戰爭不斷影響人心，芬蘭必然得找尋其他方式立足。此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赫爾巴特的教育哲學與教育科學傳入。加上晚成的教育改革，能夠參考的樣本相當多。因此，芬蘭最後選擇以「教育」作為國家未來的出路，並以社會福利制度為最有力的輔助。

從這裡，我們理解到教育神話的建立並不容易。講者提及，這個獨立國家起頭仍是困難，無論是貧富差距、俄國革命的影響，或是納粹德國的逼近等等，外在環境一再迫使芬蘭人去思索出路。臺灣不也有過各種政權的交迭？甚至也與芬蘭在同一年推行九年義務教育。或許，從語言政策的視野出發，我們就能進入芬蘭教育改革的核心。

●語言作為緩慢改革的核心

在一個國家的獨立時，語言將會是改革的重點。在臺灣，如公視臺語台的成立，還有鄉土與母語教育向下紮根，都是將語言與認同意識相連的嘗試。

初至芬蘭，我們就發現各種路牌與標示都有兩種語言：芬蘭語與瑞典語。這些是芬蘭的官方母語，是每個學生就小學就要開始學習的。而每個芬蘭人還會至少學一個第二外語（通常是英文，也會有德文、法文與西班牙文）。

細窺芬蘭的母語比例：芬蘭語88%，剩下的主要是瑞典語，還有少數的薩米語（原住民族）。但我們要知道的是，任何芬蘭人幾乎都能輕鬆切換三種以上的語言，無論是芬蘭語、瑞典語或英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英語教育。在芬蘭，英語教育相當重視聽與說。在75分鐘的課堂中，幾乎都是聽力、討論與問答。雖然他們的拼字錯誤率不低，但若只聽學生的口語表達，其實是沒有什麼口音的。

同時，面對區內的原住民，我也讀過一篇文章，認為芬蘭對薩米族的態度，與其說他們「尊重不一樣」，不如說「看不見差異」。正如講者告訴我們，在芬蘭，只要瑞典語使用人高於芬蘭語的地區，路牌的表示順序就會以瑞典語為優先。這便是芬蘭政府如何接納區內語言差異的措施。

可以說，脫離瑞典統治後，芬蘭固然保有其語言與一部分的文化，但他們也努力發展出自己的語言，以作為認同。於是，芬蘭語的普及率就逐漸超過瑞典語。在這樣的在地紮根後，就是國際化的視野與少數族群的保護。

語言政策確實是芬蘭教育的關鍵。在高中升大學的考試中，他們至少要選的四科中，就包含了必選母語及第二外語。如此高比例的科目佔比，都是他們在緩慢的改革中摸索出來的。

講者認為，緩慢而漸近的改革才是穩定的基石。由於芬蘭擁有政府的支持與人民的信任之外，芬蘭的課綱便得以十年一改。

反顧臺灣，能否接受緩慢的改革？能否將人人都浸潤在華語與臺語的環境（並且是臺語使用率更高），同時打造出一個國際化的英語教育？在語言與認同的議題上，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芬蘭頌的餘音

在芬蘭一座公園裡，有一個紀念音樂家西貝流士的碑，他因為創作〈芬蘭頌〉、鼓吹民族覺醒的音樂作品，被視為芬蘭的民族英雄。如今，西貝流士所創作的曲目，不只深根在地，也推廣到全世界。就像是芬蘭所採取的語言政策，讓他們走出這一段歷史。

微風流經，巨型鐵管中的旋律正交織著百年的歷史。一旁的芬蘭孩子天真自由地奔跑，攀爬在西貝流士的頭像上。彷彿歷史的傷痕，轉化為此時的幸福快樂。

（接下頁續）

在西貝流士公園，和諧的人群，與自然，與歷史，共譜了一個交響曲。我相信，它還會持續被傳誦到更久遠的未來。

好期待哪一天，臺灣也能成為像這樣的一個島國呢。

（五）社會文化脈絡

在這次芬蘭行中，我們造訪了一座島，上頭只有一座動物園。這座島坐擁了許多自然景色，遺世獨立在赫爾辛基的外海。造訪一座人造的動物園島時，不僅可以檢視動物園的動線與展示空間規劃，也可以蹲下來傾聽人文與自然的對話。

在欣賞完芬蘭天然的天、海、森林、夕陽與彩霞後，我們討論了背後的深層脈絡。是時候將兩者結合在一起，一窺成功的教育制度，以及整體的社會風氣。就像北歐著名的社會福利制度，應該是我們不可忽略的核心。

●親職焦慮

進入芬蘭前，想先簡單提及臺灣的文化與教育。來芬蘭的前一天，我讀完藍佩嘉教授的《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從這本書副標題中，可以概覽臺灣的家庭是如何看待教育的。

書中提到，「人們常以為教養是個別父母的煩惱。然而，面對不確定的全球化未來、擴大的階級不平等，種種看不見的結構力量與社會界線，正讓當代父母集體感到焦慮與不安。」這樣的焦慮感，使得不同階級的家庭，發展出各自的應對策略。

這本書主要研究的是，不同類型家庭的策略。原想比較芬蘭的教育，是否會造成親職焦慮。不過，這趟以講課與參訪為主，沒什麼機會與當地學生進行對話。我們所獲得的寶貴資訊是，學生在下課後，大多是與朋友出去玩，沒有被補習與作業纏身（但其實在臺灣，放學後的生活形態也取決於就學階段與個人習慣）。要進行這個層面的比較，的確需要像藍教授一樣，執行一個深入的研究計劃才行。

或許，我唯一能初步嘗試的，是比較兩者背後的文化脈絡與社會風氣。

●競爭與文憑

在第一週的課程結束後，帶隊老師聽到我們比較臺灣與芬蘭的教育差異：芬蘭教育的優點多於臺灣，且芬蘭人重視教育。

此時，她好奇地質問我們：「難道臺灣人不重視教育嗎？」在討論後，我們初步達成的共識是：臺灣的親職焦慮，是源於激烈的競爭。在全球化與階級不平等的浪潮中，家長們以教育為「投資」的手段，期望小孩能在社會中立足。這一方面與「孝順」的概念有關，另一方面也與臺灣並非社會福利制度有關。



反觀芬蘭，無論是課堂氣氛，或是講者的描述，「文憑」似乎不是最重要的。正如前面的文章有提到，「幸福快樂」地探索自我，是芬蘭教育的一項重點指標。我們無法概括而論，卻可以感受到：在這種社會風氣與社會福利制度的結合下，一個比較「不競爭」的文化，正是培育這個教育制度的重要土壤。

●芬蘭學生的成長歷程

試想一個芬蘭小孩，在社會福利制度下，免學費的成長歷程，得以弭平階級不均的背景。人人都有機會接受教育後，教學現場也接納差異。在他們的認知中，沒有特殊生，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而在日常的學習中，他們重視討論與表達，因而採用「形成性」與「動態」評量——同時也是現象本位教學法的核心。結果固然重要，但它不是一切，甚至不能與幸福快樂相提並論。在自殺率高的芬蘭，政府與學校，是作為第一道防線，來接住年輕脆弱的學生。唯有從每一個過程出發，才能實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而這需要與整個社會風氣相輔相成。

在下課後，不需要被過多的作業纏身。由於對學校老師的尊重與信任，因此也不會出現補習班文化。考試時間也不會同意，而是根據各科老師的進度去教學，因此老師具有高度自主權。

到了要準備大考的時候，固然會希望拿高分，進到好的學校。但在這個文憑並非一切的社會裡頭，培養可轉移的共通性能力（如表達、批判性思考、領導力等），會是更好的投資。更重要的是，成年後就離家生存的風俗，代表這樣的投資不是為了父母，而是為了自己。



足。除了少數父母，其實大多數的父母都很努力、很辛苦，雖然他們嘗試的未必是孩子認可的方式。」面對巨大的社會結構，臺灣的父母們確實在努力。除了羨慕芬蘭外，或許也應梳理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如此，我們才能在文化的差異與共性中，找到通往未來的平衡點。

（六）從閱讀到悅讀

這是赫爾辛基的頌歌中央圖書館，是獨立100年的禮物。流線型的外觀，像一艘將要起航的大船。

回國後，老師之路才要展開。成為一位國文老師後，要如何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在素養導向下，或許可以借鏡芬蘭。

●閱讀力的基礎

在行前培訓時，我的探究主題是「臺灣與芬蘭的閱讀素養」。從資料的爬梳中，我發現芬蘭的政府會送給每個新生兒一個「Baby box」。裡頭除了衣服與日用品外，還有一本繪本。從這個組合可以看出，芬蘭政府認為「閱讀」是日常的一環，且需要從小開始培養。

更值得一提的是，芬蘭的人均圖書館密度，是世界最高的。換言之，在地廣人稀的芬蘭，每個人所能擁有的圖書館資源是相當豐富的。

實際進到芬蘭的頌歌中央圖書館後，會發現它不同於傳統的形式：裡頭可以進行許多日常活動，如縫紉、3D列印、海報輸出、練琴、甚至可以打電玩。走到孩童閱讀區時，我發現小孩可以自由在上面畫畫，也不會被館員制止。一旁是咖啡廳與個人閱讀區，讓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舒適的位置來休息。這也像是芬蘭的教室設計般，追求一個彈性的空間設計。

從這些特色可以發現，讀書反而只是中央圖書館的功能之一。可以說，中央圖書館提供的是「氣氛」，目的是吸引人們來到圖書館。若人們養成來圖書館的習慣，或許能提高圖書流通率。事實上，芬蘭的借閱率也相當高。

讓我們將視野轉至臺灣。我們的政府的確沒有baby box的巧思，也沒有設立多樣功能的新型圖書館。然而，我發現誠品書店與誠品生活館的商業概念，反而更接近芬蘭的中央圖書館。

配合多樣化的商店與功能，誠品生活館重要定義了「閱讀」。讓書香不只停留在書店裡，而是滲入每個來訪誠品生活館的顧客。我身旁的確有些不太看書的人，卻也會願意在逛誠品生活館時，順便進到誠品

長大後，除了賺錢，他們也重視發展自我與「休息」（Don't work too hard）。在我們造訪的各個地方，平日的營業時間多到晚上九點，假日卻提早至六點。讓初至芬蘭的我們十分震驚：心想難道他們不利用假日賺錢嗎？經詢問後，原來他們習慣於假日留下空白時間，因為平日的疲累需要在此時獲得抒發。

此外，無論是到任何市集或觀光景點，幾乎都不會見到商家叫賣，更少有令人畏懼的強迫推銷。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走過一排攤位時，每個攤位都是微笑地說一聲「Hi」。若問價錢或隨意看看，也不會被纏住。由於出國經驗不多，無法與歐洲其他國家比較。但就芬蘭本身來看，「賺錢」這件事似乎並非人生的重要目的。

曾遇到講者笑說，反正賺再多，也會被政府收走一堆，不如做自己開心的工作。是啊，芬蘭確實不是世界上的經濟強國，但他們深知這點。因此，他們留下來的空白時間，其實是在培養自我與「創新」的養分，進而得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嘗試找到自己的位置。

至此，我們又回到臺灣親職焦慮的根源：全球化的浪潮。我認為，芬蘭的個案十分具有參考價值，不僅是歷史的變遷，還有語言使用狀況。值得慶幸的是，一位講者告訴我們，芬蘭也是從模仿開始，才找出適合自己的制度的。

立足芬蘭，展望臺灣，應能以《拚教養》的一段話作結：「我們或許可以換一個框架來理解父母的不

（接下頁續）

翻翻書。

此外，臺灣學校的圖書館，藏書其實是比芬蘭的學校來得豐富且多元的。在我們參訪學校時，意外的發現圖書館竟然要老師帶領才能進去借書，而且裡頭的書目多是老師訂購，種類並不多。我們猜想，或許芬蘭學生會到公共圖書館尋求不同資源吧。

無論如何，在圖書資源的部分，我認為臺灣並不輸給芬蘭。藉由公家機關與民間企業的相互輔助，圖書館與遍地的書店，確實讓書的易得性變高。不過針對偏遠地區，芬蘭也確實有移動書車的設置。整體而言，在硬體的部分，兩者確實都有相當水準的基礎。

●閱讀能教嗎？

在我的成長歷程中，遇到過幾位影響我閱讀習慣的國文老師。諸如開一些班級書單、帶學生進圖書館，或是定期有些心得作業。與同行的夥伴討論過後，臺灣中小學的閱讀教育，常以「班書+心得」的方式來推行。而到了高中，由於課業壓力增大，學生其實是缺乏自由閱讀課外書的餘裕。

讓我們將視角轉至芬蘭。芬蘭的母語課與英文課都會有閱讀的回家作業。在一堂75分鐘的觀課中，我們發現，老師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是小測驗，老師會詢問在上週回家閱讀文本範圍內的開放式問題，例如「Describe a place in the book that stays in your memory? Which person in novel you would like to be? And why? How successful was the ending? To whom would you recommend the book, and why?」從上述問題可以觀察出，學生得以自由選擇閱讀的書目，且問題的種類涉及故事情節、閱讀受眾的選擇，這便與臺灣的班書文化有異。

接著，再讓學生彼此討論，然後老師抽點。這個部分主要是檢測作業成果，但形式與臺灣十分不同，臺灣多是紙本作業與測驗，芬蘭則重視學生參與和討論。可以說，這位老師所建構出的鷹架，已經有文本分析的初步雛型了。

第二部分是聽力測驗與閱讀，以課文為主軸。學生聽音檔，然後回答問題後再點下一個人回答，這個輪流的形式接近answering chain，讓大家不是只透過老師的點名，還有同儕之間的彼此提攜。

最後一部分是遊戲，老師透過vocabulary puzzle 來讓大家複習單字。不同於臺灣的是，臺灣多少直接填答案，芬蘭則是要求學生要分組，給予提示，來讓對方猜出單字。

透過上述過程，我們能看見不同於臺灣的閱讀歷程：在回家閱讀、上課討論與表達的訓練中，老師不是要求一個正確解答，而是更重視這個過程。我觀察到，在這個氛圍下，芬蘭的學生們都很樂意舉手發言

（即便這堂課其實有點沉悶）。就算是上課看起來不專心的人，都還是會有幾次舉手的經驗。不過，芬蘭也不會強迫大家都要表達，而是更重視學生的內在動機。

總結上述，臺灣的閱讀著重結果的產出，包括心得的產出與選擇題的測驗。在這個過程中，得以訓練「寫作與考試的技巧」；而芬蘭則較為重視討論與思考的過程，因此閱讀的技巧是被融入課堂活動的。

事實上，這樣的教學方式，或許與評量系統有很大的關係。

●閱讀怎麼考？

在臺灣的教育現場中，「閱讀」是直到108課綱上路，才逐漸納入考試的重要檢核能力。然而，當前許多人的思維還是以選對選擇題的答案為目標，而無法花時間等待一個看不見的能力。

什麼是閱讀能力？其中不只是「讀懂」題幹。若檢視當前台灣大考的閱讀考題，大致上有一半都是要學生從長文中找尋線索，進而回答問題。簡單來說，在跨領域文章的部分，「檢索資訊」是基礎能力。在進階的才是考驗思考能力的題型，只不過難度不一，且題型多落於古文及文學相關文章。

這樣的題型設計是一個重大的轉變，相較於知識性的背誦，確實能測驗出學生的軟實力。可是從家教學生與高中老師的分享中，會發現「檢索資訊」能力已有平均水平，間接提升整體的分數。而那些需要思考的題型，事實上，就連善於思考的學生都不一定能保證自己答對。這樣的長篇閱讀，能培養什麼技巧？國文老師又要教什麼？

我想，問題是出在「選擇題」吧？這個制度固然為人詬病已久，卻也相對非選題來得「公平」。那以非選題為主的芬蘭如何呢？

我們發現，芬蘭的母語與外語考試固然具有大量申論題，但當檢視芬蘭的閱卷制度時——在芬蘭，非選題的改法，會先經由學校老師批閱，得到第一個成績。再交由考試委員會所聘請的老師批閱，產生第二個成績。第二個成績就是學生的成績，第一個成績完全不會影響。但如果兩個成績有落差，則會進行複閱。

亦即，學校老師的評分是作為保障學生成績的一道防線。如果學生的成績被亂給，仍然具有補救的機會。同時，這個機制也能作為老師評鑑的一環：若一個老師太常評出與大考中心有落差的分數，代表他無法正確判斷學生程度。

●當閱讀成為日常的娛樂

若能引入芬蘭的制度，並推廣申論題的題型。最終，臺灣的閱讀就能逐漸轉變方向，不再只是結果的正確，而是過程的思路。不要再讓學生只是學習到「閱讀」的考試技巧，而是要真正把閱讀能力融入生活。

閱讀是好玩的，也是日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回歸第一部分，芬蘭最值得效法的是，閱讀力滲透在生活的各個角落。即使當前電子產品仍然佔據學生的休閒時間，但圖書館也轉型成一個「好玩」的場所。透過整個場域的實驗，過程性的思維依舊引領著芬蘭向前走。

但我們同時也必須考量到，這麼特殊的圖書館形式，或許在臺灣的推廣度無法太高：因為臺灣的學生從小習慣「秩序」與「安靜」。在圖書館，往往連一點聲響都不能產生。這樣的社會氛圍，能否接受這種室內公園式的圖書館？同樣地，上課若是增加討論，也會影響到課堂秩序。在傳統教學下長大的老師，能否接受這樣的改變？

此外，臺灣對於「看書」一件事的嚴肅認真態度，也未嘗是件壞事。也有許多老師已投注心力讓學生愛上閱讀。我們要明白，芬蘭固然領先臺灣，但兩者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有其差異。不能因此受到侷限，但也不能一味模仿。

身為未來的國文老師，我能做的還有好多。該如何從「學習氛圍」、「課程設計」與「評量方式」出發，並結合臺灣自身的脈絡。從芬蘭的啟示中，送給致力於推廣閱讀的人們一句話，作為總結：閱讀不只是一項必備的能力，更能為我們的生命點燃一盞喜悅的燈。

我期待著有一天，閱讀像是一艘有著多元功能的大船，得以載著每個人，展開一趟美麗的出航。

（七）歸途與啟程

•自然的成長環境

給讀到最後的你，送上一隻努克西奧國家公園路旁的小兔子。牠的耳朵上有編號，卻不受拘束地在馬路邊，不畏懼聚集的人群。在這個國度中，人們彷彿也是以名字為編號，不過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地活著。



在一片安詳的草地裡，小兔子靜靜吃著屬於牠自己的糧草。牠相信，在這個自然世界中，牠必然能尋到棲身之所。牠無須為他人而活，卻同時也深信著世界是由他人組成的。因此，這些投射在牠身上的眼光，其實也是圓黑眼眸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願你我都能成為一隻自由快樂的兔子，在天然的土地裡享受幸福。即便現在的生活存有痛苦，但請不要輕易放棄，在眼神中流轉的浮光。要知道，臺灣的自然環境雖然有先天的劣勢，但也還有一群人，試圖託運芬蘭的景色。在打開行李箱的那刻，屬於芬蘭的氣味與溫度，彷彿只要細細收集著，就能找回那兩週的種種景象。

但我不能耽溺於此，在臺灣，還有好多事情等著我在教學現場實踐。橫跨五個時區，在十小時的飛機後，我回到了熟悉的臺灣。

在出境大廳時，我心中的許多疑惑仍然未解。我明白，自己的觀察還不夠深刻，也無法深刻。就像人類學強調的「全貌觀」——希望在田野中的參與觀察，來看見文化全貌——確實是一個重要，但卻無法實現的觀念。因為我們沒辦法看到每一個角落，或思考每一件發生的事情。因此，在這次的觀察中，我必然得做出取舍、有所強調，才能夠分析與理解芬蘭文化。

從芬蘭歸返，其實才是下一趟人生旅途的開始。該如何將這些日子的養分化作教學的元素？我想，我仍像是在一片漫草中追尋。

遠處的湖面有艘忽隱忽現的小舟，靜靜承載著回憶與夢想，漂向未知而堅定的未來。